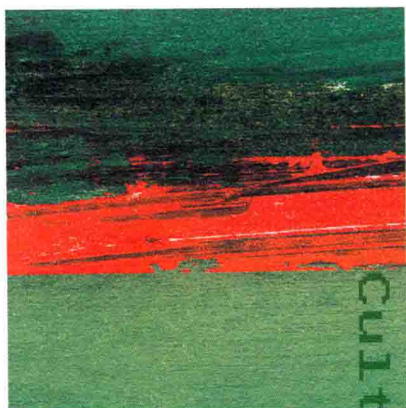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人文与社会系列



文化杂交

[英国] 彼得·伯克 著 杨元 蔡玉辉 译

Cultural Hybridity

Peter Burke

文化杂交

[英国] 彼得·伯克 著 杨元 蔡玉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杂交 / (英) 伯克 (Burke, P.) 著; 杨元, 蔡玉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4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书名原文: Cultural Hybridity

ISBN 978-7-5447-6257-1

I. ①文… II. ①伯… ②杨… ③蔡…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7478号

Cultural Hybridity (1st Edition) by Peter Burke

Copyright © 2009 by Peter Burke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298 号

本书翻译出版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重大项目《转型与影响: 维多利亚文学研究》的经费支持。

书 名	文化杂交
作 者	[英国]彼得·伯克
译 者	杨 元 蔡玉辉
责任编辑	陶泽慧
特约编辑	刘 静
装帧设计	侯海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02千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6257-1
定 价	3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的有些读者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一位研究早期现代欧洲的史学家怎么会写这样一本关于文化杂交的书？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一般的回答，可适用于许多学者。世界变动不居，一个新的当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去研究过去。比如说，当今史学研究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是环境史，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全球环境的恶化引起了人们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又引发了人们关于现在和未来的辩论。从这些辩论出发，只要退一小步就可以回到过去，考察以前的环境状况以及关于环境的辩论。

另一个快速拓展的史学研究领域是知识史或信息史。显然，这个领域的快速扩展与当下饱受争议的、我们似乎生活于其中的“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紧密相关。这些争论激发起一些史学家（包括我本人在内）去思考历史上知识的产生与流通。第三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是对移民的研究，尤其是对离散的关注，比如犹太人在欧洲和美国的离散以及华人在东南亚的离散。同样，

人们对这一历史产生兴趣，与当下就国家移民政策，尤其是难民政策展开的重要辩论相关。移民带来了文化之间的碰撞，而这些碰撞就像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文化杂交。

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些个人方面的原因。首先，我本人就是一个杂交的产物。我的祖父母中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我父亲的祖籍是爱尔兰；而我母亲的家族则来自于俄罗斯帝国，他们于19世纪80年代离开了那里。我的外公外婆幼年时来到英国。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变成英国人了，但他们没有完全变成英国人。他们只说英语，但带有异国口音。他们喜欢喝英国人所说的“一杯好茶”，但饮茶方式是俄罗斯风格的；比如，他们使用玻璃杯而不是茶杯，茶里加柠檬而不是牛奶。我从三岁到十八岁的这段时光都和他们一起生活在伦敦的家中，所以有大量的机会去感受他们这种杂交的生活方式，还可以观察到伦敦人和20世纪40年代晚期来自于巴基斯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各地的新一波移民之间的文化碰撞。写这本书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与巴西之间产生的文化碰撞。这还要从1986年说起。那时，我在圣保罗大学做系列讲座。不久后，我和这所大学的一位教授成婚。从那以后，我就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巴西化了；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我的妻子搬到剑桥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化了。

巴西还以另一种形式融入本书的故事。巴西与墨西哥、古巴一样，自殖民时期以来，关于异族通婚和文化混血（西班牙语称

之为 *mestizaje*, 葡萄牙语则称之为 *mestiçagem*) 的争论就一直存在。20 世纪早期, 学者对民族身份问题感到尤为担忧。在墨西哥, 西班牙殖民者和本土的美洲印第安人混血杂交。在巴西和古巴广袤的甘蔗种植园大地上, 被贩卖过来在种植园里劳作的非洲黑奴也加入了这种混血杂交。因此, 对文化混血以及文化杂交影响的严肃讨论兴起于新大陆上的这些地区, 早于欧洲, 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例如, 站在这次辩论前沿的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和费尔南多·奥尔蒂斯都强调, 非洲人在音乐、烹饪、语言等方面对巴西和古巴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然,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欧洲史的话, 杂交也几乎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英国, 先是被罗马人入侵, 接着又遭受到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侵略, 就产生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后来, 1066 年又发生了诺曼征服。作为新的统治者, 这些发源于斯堪的纳维亚, 后定居于诺曼底的勇士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文化, 并将其融入战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之中。同样, 711 年阿拉伯人侵入西班牙后, 阿拉伯文化成为了西班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早期甚至更晚时期。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欧洲 (这个时期也是我毕生学术研究、教学和写作的中心), 文化碰撞依然在大规模地进行着。欧洲人在入侵世界上其他地区时, 也将自己的文化一并带入。在欧洲内部, 宗教难民要么从天主教国家移民至新教国家, 要么相反方向地移民。文化混合不可避免。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他国入侵的结果: 有些

统治者或政府支持模仿外国文化模式，大多是西方文化模式。譬如，大家熟知的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有 1868 年革命（世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

以上提到的大部分事例都将在下文中加以探讨。在将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深感自己在书中对中国谈论较少，对于文化杂交的不同程度也讨论不足。几千年来，中国确实要比欧洲更加统一，文化杂交也少一些；在欧洲，从过去到现在都有很多种语言和很多独立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历史也非常值得从文化碰撞及碰撞之后的杂交过程来研究。一方面，来自印度的佛教徒和来自美国的基督教徒等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影响遍及韩国、越南、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就像欧洲一样，中国也有文化边界地区，比如新疆。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接触区”，即不同文化杂交的场所。我期望，本书探讨的许多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能够启发更多的中国读者去研究与本国相关的文化杂交的历史。



彼得·伯克

2015 年 7 月 28 日

英文版序言

这本小书主题庞杂，它的国际背景也有点复杂。1999年，爱因斯坦论坛邀请我去柏林做一个讲座，主题要与这个时代相关，我就挑选了“文化交流”这个题目。第二年，法兰克福的 Suhrkamp 出版社以《文化交流》(*Kultureller Austausch*)为题出版了讲座文稿的德译本。两年后，巴西圣莱奥波尔多的 Unisinos 出版社邀请我为他们的系列丛书写一本小书。我就将之前的柏林讲稿做了修改，从三十页左右扩展至大约一百页，并增加了许多巴西的例子。2003年，巴西版《文化杂交》(*Hibridismo cultural*)问世。

最近，Akal 出版社提出要出西班牙语译本。我便借此机会将本书内容进一步扩充，更新了一些参考文献。意大利维罗纳的 QuiEdit 出版社也表示对此书感兴趣。同时，我认为这也是出版英文版的时机，因而再次扩充了内容。现在它有一百三十多页了。

我将原来的一个讲稿不断修改与扩充,又与德国、巴西、西班牙、意大利和英语世界的读者进行交流,发掘与他们不同经历相关的例证,在此期间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因此可以说,文化全球化这个在书中自然会讨论的主题,对作者即便没给以回报,也已经产生了影响。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英文版序言	5
引 言	1
第一章 杂交对象种类繁多	13
第二章 杂交术语丰富多样	33
第三章 杂交情势千姿百态	62
第四章 杂交反应多种多样	73
第五章 杂交结果杂色纷呈	93
附录一 接受史与接受理论	105
附录二 早期现代欧洲的移译文化	117
附录三 早期现代欧洲的文化边界	134
索 引	151

引言

不久前，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讨论后现代性时，描述了我们当下所在的时代趋势，称其为对“交叉、杂交和混杂”的赞美^①。更准确地说，有些人对这些现象表示赞许，比如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尤其体现在他的《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 1988）中；还有些人则对此表示担忧甚至谴责。这里要补充一点：这些谴责发源于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杂交的批评者包括了原教旨主义者、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以及黑人分离主义者。“杂交”这一术语的内涵被描述为“灵活得令人抓狂”^②。采用“杂交”这一术语时引发的概念问题，我们将在第二章加以讨论。

我们这个时代思想氛围的一大征候是，人们在种种争辩中越来越多地用“本质主义”一词去抨击对手。国家、社会阶层、种族部落、等级制度都被“解构”，被描述为虚构的存在。在这一

^①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1998).

^② Marwan M. Kraidy,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hiladelphia, 2005), 3.

- 1 浪潮中有一个尤为精妙的例子，是法国人类学家让-卢普·安塞勒的专著，题目是《混血的逻辑》（1990）。安塞勒是研究西非的专家。他认为，根本不存在富拉尼人（Fulani）或者班巴拉族（Bambara）这样的部落的概念，群体之间不存在鲜明的或严格的文化边界，而是一个文化连续体^①。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对邻近语言（譬如荷兰语和德语）之间的关系也持同样观点。在边境地区，你很难准确地说出，在什么时候又在什么地方，人们停止使用荷兰语而开始使用德语。

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便是，各种文化之间的碰撞越来越频繁和激烈，人们自然会关注这个话题。文化全球化的结果如何？这个问题尚未有定论，受到热议。后文将要讨论的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文化的同质化；但有些学者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是异质化。不管这些看法各自有何可取之处（尤其是从长期的结果来考虑），我们难以否认，另一方面，我们在短期内看见、听到和经历的一切就是某种混杂，是一种杂交的过程。这一过程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这一过程^②。

无论我们对此做出何种反应，这一全球性趋势都不可避免。从最近被选为英国最受喜爱菜肴的咖喱和薯条，到泰国桑拿，到禅宗天主教、禅宗犹太教，到尼日利亚功夫，再到孟买制作的结

① Jean-Loup Amselle, *Logiques métisses* (1990: English trans., *Mestizo Logics: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Stanford, 1998).

② Jan Nederveen Pieterse,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9 (1994), 161—184, expanded versi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Global Mélange* (Lanham, MD, 2004). Cf. Kraidy, *Hybridity*.

合印度歌舞习俗和好莱坞传统的“宝莱坞”影片，都是例证。在 2
音乐界，杂交的进程尤为明显。杂交的形式和体裁，如爵士、雷
鬼、萨尔萨以及最近的弗拉曼柯摇滚和非洲凯尔特摇滚等，也都
是例证。新技术（准确来说，是“混音台”这类的新技术）显然促
进了这种杂交^①。

因此，一批研究杂交的理论家崭露了头角，通常这些人本身
就具有双重的或是混杂的文化身份。例如，霍米·巴巴是印度人，
在英国教过书，现居住于美国。斯图亚特·霍尔出生于牙买加，
有混合血统，常住于英国；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文化混血儿，
彻头彻尾的文化杂交儿”^②。保罗·吉尔罗伊也是混血儿，生于伦
敦，在美国工作。洪美恩称自己是“华人后裔，在印度尼西亚出
生，在欧洲接受教育，现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③。此外，已经离世的
爱德华·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在埃及长大，在美国接受教育；
他认为自己无论身居何处，都“不得其所”。（相似的情况还有印
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曾宣称自己已经
变成了“古怪的东西方混合体，在哪个地方都不得其所”^④。） 3

与这些人相比，在阿根廷长大但在墨西哥工作的社会学家内
斯托尔·加西亚·坎克利尼，还有迁居挪威的阿根廷人类学家

① Georgina Born and David Hesmondhalgh (eds.), *Western Music and Its Other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2000).

② Quoted in Chris Rojek, *Stuart Hall* (Cambridge, 2003), 49.

③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2001), 3.

④ Edward Said, *Out of Place* (London, 2000); Nehru quoted in Robert J. C. Young, *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2001), 348.

爱德华多·阿尔凯蒂,就很难算得上混杂人物了。但是,他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生经历,或者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生活,无疑为他们关注杂交问题奠定了基础^①。

对许多人来说,拉丁美洲可谓是最著名的杂交区域。这里是土著居民、欧洲入侵者以及欧洲人贩卖来的非洲奴隶产生碰撞和冲突的场所,是发生异族通婚和其他交互行为的地方。杂交受到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赞誉。他是墨西哥教育部长,《宇宙种族》(1929)的作者。书中,混血儿(mestizo)被描写成墨西哥民族的本质。巴西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也称赞了杂交。他的著作《主人与奴隶》(1933)用混杂来定义巴西人的身份,特别是欧洲文化与非洲文化之间的混杂^②。

然而,使用这一概念的作者也受到了批评,他们将拉丁美洲的文化等同于杂交,继而模糊了拉丁美洲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例如,乌拉圭人口主要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与它的邻国巴西截然不同。在巴西,非洲人、日本人、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以及当地土著都为巴西的文化混杂做出了贡献^③。

① Nestor G. Canclini, *Culturas híbridas: estrategias para entrar y salir de la modernidad* (1992: English trans.,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Minneapolis, 1995); Eduardo Archetti, *Masculinities: Football, Polo and Tango in Argentina* (Oxford, 1999).

② José Vasconcelos, *La raza cósmica* (1929: English trans., *The Cosmic Race*, Baltimore, 1997); Gilberto Freyre, *Casa Grande e Senzala* (1933: English trans., *The Masters and the Slaves*, New York, 1946). 关于弗雷雷,见 Peter Burke and Maria Lúcia G. Pallares-Burke, *Gilberto Freyre: Social Theory in the Tropics* (Oxford, 2008).

③ Marilyn G. Miller, *Rise and Fall of the Cosmic Race: The Cult of 'Mestizaje' in Latin America* (Austin, TX, 2004); Joshua Lund, *The Impure Imagination: Towards a*

上述理论家的著作引起了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学者来自诸多领域,从人类学到文学,从地理学到艺术史,从音乐学到宗教研究。虽然某一领域的学者并不总是清楚地知道其他领域内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对杂交表现出了同样的兴趣。历史学家也越来越关注文化的碰撞、接触、互动、交流和杂交的过程。本书的注释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您现在阅读的这本书并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化史研究;它就像它研究的对象一样,也是杂交的。它关注当下也关注过去,关注理论也关注实践,关注总体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虽然杂交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都会发生,但本书只限于文化领域内杂交的探讨。本书将“文化”这一术语界定于合理的宽度以内,主要包括人的态度、心智和价值观,以及这些态度、心智和价值观在文化制品、文化实践和文化表征中的表达、体现与象征。

在这样一本非正式的个人随笔中,最好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立场。因此,我要先解释一下:作为一个深受拉丁文化(从西班牙至巴西)吸引的北欧人,一个对被欧洲人称为“中东”和“远东”的地区着迷的西方人,我自己的文化互动经历(个人与个人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不同文化之间)是极为积极的。无论如何,我坚信,所有的革新都是一种适应,而文化碰撞能够激发创造性。

Critical Hybridity in Latin American Writing (Minneapolis, 2006). 更广泛的情况,见 Robert J. C.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1995)。

尽管如此,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赞颂文化交流或文化杂交,而是为了分析这些现象。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将试着尽可能不带个人偏见,尽量不偏不倚。但我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因为一个人不可能逃离自己所处的历史和社会位置。我坚信后退一步的价值观,也就是从自己所处的位置后退,哪怕只是暂时的。这样可能拥有比在其他的情况下更长远更宽广的视野。这样做对于时下这场将我们大部分人都卷入其中的争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学术贡献,尤其适合由文化史学家来完成。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不愿只将文化交流看成一种简单的进步,而忘记它有时也会带来代价。有时候代价非常直接。例如,在音乐界,特别是流行音乐界,西方人从其他文化那里借用了一些元素,其中就有中非的俾格米人文化。西方人只保护了这些音乐最终的版权,却没有让原音乐家分享版税。换句话说,他们将第三世界的音乐看成是一种原料,在欧洲或北美加以“处理”^①。同样,在过去大约五百年间,西方的学者经常利用世界上不同地区原住民的植物知识、治疗知识及相关知识,但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些知识的来源^②。

此外,人们指责杂交这一概念描画了“一幅和谐图像来掩盖

^① Steven Feld,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Pygmy Pop', in Born and Hesmondhalgh (eds.), *Western Music* 254—279.

^② Richard Grove, 'The Transfer of Botanical Knowledge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1498—1800', *Journal of the Japan-Netherlands Institute* 3 (1991), 160—176; Grov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outh West India for Portuguese and Dutch Constructions of Tropical Nature', *Modern Asian Studies* 30 (1996), 121—144.

显然破碎与对抗的现实”，遮蔽了文化歧视和社会歧视^①。很显然，人类群体之间的持续碰撞肯定会引起许多矛盾。但是，我们最好将社会冲突与它无意之间引发的长远后果（文化混杂、互渗或杂交）区分开来。例如，非洲音乐走遍了全球，非洲人却难于做到这一点。

杂交的代价，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异常快速的杂交化带来的代价，也包括地方传统和本土根文化的丧失。当今是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也经常被肤浅地看作是“美国化”的时代。意料之中，它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发起反击⁷的时代。比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图西人（Tutsi）和胡图人（Hutu）之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之间，都是如此。弗雷雷热情赞扬了地方主义和他所说的文化“互渗”，但是二者之间时有矛盾。

弗雷雷是最早关注文化杂交的学者之一。他在1933年出版了关于巴西东北部甘蔗种植园里主人和奴隶关系的研究著作，书名叫《主人与奴隶》，其中就关注了这一点^②。同样，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北美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研究了海地，讨论了他所说的新大陆上非洲神灵和天主教圣徒的融合^③。随

① Antonio Cornejo Polar, 'Mestizaje and Hybridity: The Risks of Metaphors — Notes' (1997: English trans. in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Reader*, ed. Ana Del Sarto, Alicia Ríos and Abril Trigo, Durham, NC, 2004, 760—764); cf. Martin Lienhard, *La voz y su huella: escritura y conflicto étnico-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1492—1988)* (Havana, 1990), 133 and *passim*.

② Freyre, *Masters*.

③ Melville J. Herskovits, 'African Gods and Catholic Saints in New World Negro